

季羡林的读书生活

俞晓群

季羡林,字希通,又字齐奘,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(今临清市)。

取了。当时季羡林志在大学毕业后来回国深造,因此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专修德文4年。

汉学专家,本人有著作《月氏考》名世。1941年,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主持下,季羡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

些留学生,在国外研究老子、庄子,回国后讲的却是黑格尔、康德,让人鄙视。

一卷,立即板起脸来,很严肃地责怪季羡林说:“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啊,怎么弄起这个了呢?”

有人还在灯下

介子平

身体真的会走下坡路,已到择域终老的年纪,有人还在奔波。

量,与功利的学而优则仕,本就不该挂钩。读书未必有用,多数读书人未因读书而生活得更好。

乐趣,而非功利性读书,方有情调。而此情调甚是挑剔,忙人不可,累人不可,有闲者方可。

不乏读书人。格致之学,大之可跻治平,小之可通生活,故夏天谈凉爽,冬天论温暖方觉实用。

文学教育:人生的一条长线

史冬柏

文科还是理科?这是个问题。《文学如何教育: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》收录了陈平原围绕文学教育议题写的数十篇文章。

鲜明的理工科相比,人文学科的无用性似乎只有程度之分,没有本质之别。极端者干脆宣布,既然“百无一用”,或者无甚大用,充其量为人生点缀而已。

学造就了只讲事实的人。”《文学如何教育: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》以极开阔的眼光和博学的笔触,为回应文理之争打开了一扇大门。

来,打全人类个措手不及。人文与科学之间素来已久的比较,也借着这场疫情灾害,于茶余饭后发酵,在微信群里引发一幕幕“友尽”“拉黑”“退群”的事故。

人文学:关乎精神和幸福

文科还是理科?这是个问题。这个问题,总是会以某种或显或隐,或直接或迂回的方式,与我们每个人打照面。

对于科学的反思,西方思想界同样不遗余力。海德格尔、马尔库塞、哈贝马斯等都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哲学反思。

殊途同归:人文与科学之交。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,打全人类个措手不及。

自己败下阵来,哈哈大笑。冯骥才跟教授打趣,说他今天是不是有点狼狈,结果他说不是。教授解释,学生充分运用了他们的智慧,把自己辩倒了,自己就成功了。

竖排宣传条,包含书籍封面及标题:《一驿过一驿》、《家庭生活》、《世界的苦难》。

《一驿过一驿》

《家庭生活》

《世界的苦难》